



有种爱情
痛彻心扉

24 重病女人

那天恶作剧的后遗症。他在心里把始作俑者许志群警官的全家女性问候了一个遍。

严谨越想越窝火，最后在方向盘上砸了一拳，狠狠发誓：“行，死丫头，看我哪天把你放倒在床上，好好教训你一顿，让你知道究竟什么是同性恋！”

前面说过，严谨追女孩子一向喜欢用狂轰滥炸的方式，至于如何实现他的誓言，这是后话。

只说季晓鸥甩开严谨，向路人打听之后，确认地址无误，这才小心翼翼地摸进那座7层旧楼的西单元。

这是一家工厂的宿舍楼，每个单元有6户人家，没有电梯，楼道里也没有灯，黑乎乎一片，唯有的亮光是街灯通过每个楼梯拐角处细长的窗户透过来的。

季晓鸥借着这点微光，磕磕绊绊地绕过楼道里的杂物，气喘吁吁地爬到了顶层，敲响了其中一户的房门。

门缝下面透出一线灯光，门内却无人回应。过了很久，门突然开了，屋内的灯光倾泻而出，让身处黑暗的季晓鸥颇不习惯，她使劲儿眨眨眼才适应了突然而来的光明。

门内站着一个架着双拐的女人，她头发散乱，逆着光线显出身体瘦弱的轮廓。

“您好，赵姨托我来的。”季晓鸥说。那个女人点点头，架着拐在前面带

路。她的双腿似全无力气，几乎拖在地上。她慢慢挪到床边，将双拐倚在床头，慢慢坐下，又捂着胸口喘息半天，这才抬起头，有气无力地笑笑：“这么晚了，还要麻烦你过来。”

在室内略为明亮的光线下，那个女人憔悴的容颜令人吃惊，她的脊背已经佝偻，两片嶙峋的肩胛骨高高耸起，鬓发花白，季晓鸥完全看不出她的真实年龄。在交谈几句后，细心的季晓鸥发现，她说话时会向对方稍稍侧过头，似乎视力也有问题。

季晓鸥偷偷打量一下四周，这是极其袖珍的一室一厅，加上厨房、卫生间，使用面积大概也就20平方米。

脚下的白色地砖多处早已碎裂，墙壁旧得辨不出原来的颜色。寥寥几件家具，从质地、颜色来看，是由不同年代的旧家具拼凑起来的，除了卧室里的一台小电视，屋内基本没有其他电器。因为通风不好，室内弥漫着一股散不尽的难闻气味，那是家中有久病之人才有的气味。

季晓鸥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这个屋内简陋的陈设，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让她触目惊心。

她来这里，是受奶奶生前的教友赵姨所托，看望一名生病的老姐妹。赵姨因为突然中风半身不遂，才找季晓鸥来帮忙。

赵姨告诉季晓鸥，这个老姐妹和她

曾同在一家工厂里工作，因为单位效益不好，两个人同一年下岗。原来，这个老姐妹还能靠四处打零工赚一点儿钱补贴家用，几年前却不幸生了重病，完全失去劳动能力，如今只能靠每个月400多元的低保维持自己的生活开销。

季晓鸥的背包里装的是教友们自发的衣物、床单、毛巾……当她把这些七八成新的东西用力塞进背包时，心中十分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东西太寒碜了，换成她绝对拿不出手。此刻才知道，即使寒碜，这些旧物也是这个家庭急需的生活用品。

她把东西一样样掏出来，那个女人坐在床边，看着她，脸上一直挂着微笑，但仅仅是个微笑而已，许久不见她脸上的表情肌有任何改变，让人只觉得诡异，看不出任何愉快的痕迹。

季晓鸥一时间几乎忘记了礼貌，呆呆地盯着那张被岁月和疾病摧残过的脸，心里一阵阵酸楚。

那个女人并未察觉到她的注视，将床边的一个小搪瓷盆挪到她面前：“闺女，你吃吧。”

搪瓷盆原来大概是白色的，现在如同许久未洗的毛巾，变成了黄色，盆边有一层污渍。盆中有苹果、梨还有橘子，但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或多或少被刀削去了一部分。

(摘自《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季晓鸥跳下车跑了。背后64升的登山包足有半人高，她却不觉得沉重，脚步飞快，像在躲避瘟疫。

严谨目瞪口呆地愣在那儿，好半天才把她的话理出个头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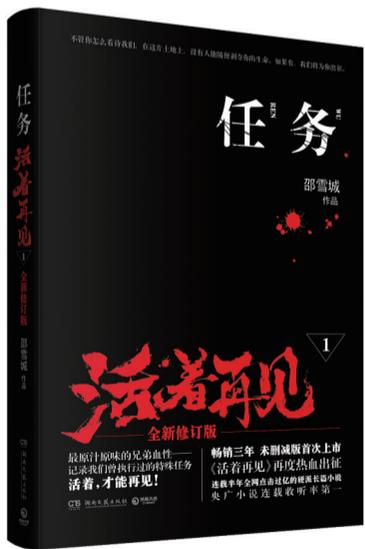
他居然变成了同性恋！

在原地憋了许久，他憋出一句话：“同性恋，老子就是同性恋！”

他开车往回走，满腔怒火也不知该向谁发泄。

季晓鸥对他的误会，显然还是生日

36 拉近距离



铁血男儿
卧底妻窟

喜欢用“补妆”这种幽默来给内心挣扎的战友一个台阶下。或者，他们都经历过“补妆”的过程，才一步步成长为真正的战士。

他笑着对我说：“来，喝，就当给我送行了，下次见面就得在探监的时候了。”

我不知道如果把换成我，我是否还笑得出来。我坐下说：“你别怪我多嘴，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吗？监狱里面情况太复杂，而且，值得吗？”

程建邦收起笑容，把啤酒放在桌上，低着头半天没有言语。我想起他之前提到的那个杀手经纪人，于是问道：“那个杀手经纪人在哪儿？你不是说要我盯住他吗？”

程建邦想了想说：“我改主意了。”

“为什么？”

“说实话，你的表现让我有点儿失望，我担心你盯人不成反被人发现，我可不想让你在这种事儿上没了命。”他按住想站起来与他争执的我，说，“你别激动，我没空和你争论，你自己回忆一下你今天的表现。”

我彻底没了底气，今天的确是我掉了链子。我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索性把那个经纪人干掉，一了百了？”

程建邦叹了口气说：“你能成熟点儿吗？首先，那是我的资源，我有我的利用模式，不需要别人来掺和。其次，天下就他一个杀手经纪人吗？至少现在我知道他手里有什么档次的杀手，一旦把他干

掉，对方换一个杀手经纪人，你觉得我们还有时间重新去了解一个杀手经纪人的背景和他手里的杀手资源吗？”

他的这番话让我很不痛快，可我又找不出一句有力的话来反驳他。他说得对，总结一下就是我还没有资格共享他手里的资源，或者说，那些资源他交给我也是浪费。

我无心再说话，两个人就那么坐着。

他打破了沉默，说：“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值得，对吗？”

我抬起头看着他，认真地点点头。

他说：“如果我跟你说，我几年前也想过这样的问题，你会不会觉得我在摆老资格？”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会。”

他笑了笑说：“做事的时候，只要时间允许，就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些。你现在还是想简单点儿好，你只是在兑现你当初的承诺而已，这难道不是最好的理由？难道你当初对着国旗说的那些话都是违心的？难道你来之前接老徐给你的任务时很不情愿？”

他见我低着头没有吭声，接着说：“当初那么豪情壮志，怎么现在怂了？”

我脖子一梗，说：“谁怂了？”

他看着我，像在鼓励我说下去，我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也许他说中了，方才死在我手中的那个少年稚气未脱的脸，像一帧出错的画面，时不时在我的脑海中闪动一下，每一下都让我心中一

寒，好几次都没忍住打了寒战，我不知道程建邦是不是注意到了我这些细微的变化。

程建邦说：“没屁就好。我得提醒你几件事，我进去之后，每个探监日务必去看我，除了给我送些日用品，主要是及时把我得到的情报传回去。”

我觉得气氛越来越凝重，就快喘不上气了。我振作了一下精神，说：“你放心好了，保证一次不落，你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日重返社会。”

说完我先笑了起来。程建邦愣在那里有点儿诧异地看着我，我见他的表情还是那么严肃，不觉有些尴尬，生生将笑容收了回去。

我抽了口烟想掩饰自己的尴尬，这才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我的肩膀频频点头。或许是因为这个不太恰当的玩笑，又或许是酒精的作用，屋里的气氛渐渐轻松起来。之前我们之间的一些距离，此时似乎不见了，我们肆意地开着对方的玩笑，就像多年的战友。

我本来应该为搭档之间的这种亲密感到高兴才对，可当这种亲密出现以后，我又开始为他担心。谁也不知道监狱里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尤其是这种专门关押重刑犯的监狱。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牺牲在我身边的郑勇和孙强，感觉有些酸涩。

(摘自《任务：活着再见1》邵雪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你躲在里面补妆啊？”程建邦在外面喊了一声。这句话好熟悉，我一定在哪里听到过。

“太热，洗把脸。”我赶紧洗了把脸，才走出卫生间。

桌上摆满了啤酒，程建邦跷着二郎腿叨着烟，拿着一瓶打开的啤酒。我想起来了，刚才他那句话是上次我在甘肃执行完任务回去后，在徐卫东办公室门口徘徊时徐卫东说过的。也许他们都